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ИХ СУРГУУЛЬ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Ы СУРГУУЛЬ
“МОНГОЛ СУДЛАЛ”
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сэтгүүл

Боть XLIX (622)

DOI: 10.22353/ms20254915

契丹文碑刻所见“十二生肖”研究¹

赵突然²

摘要：“十二生肖”文化历史悠久，其相关岩画在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区域被发现，证明自旧石器时代起，该文化便在不同民族和领域传承发展。契丹作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于公元10世纪初在耶律阿保机领导下建立辽朝（916-1125）。辽代契丹墓葬的墓顶壁画、出土的墓志盖及哀册册盖四周斜面，常可见十二生肖神像与动物。契丹大、小字碑刻证实，契丹人曾以十二生肖表地支，与五色天干组合成完整干支循环纪年。目前，契丹文碑刻“十二生肖”研究虽有阶段性成果，但读音与词源问题争议颇多。本文梳理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提出个人见解。

关键词：契丹文 十二生肖 碑刻 中古蒙古语

引言

契丹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916年耶律阿保机建辽，统治北方两个多世纪。920年，耶律阿保机创制契丹大字，其弟迭剌又创更简化的契丹小字，两种文字与汉字并行，辽亡后为金朝沿用至1191年废止，后成“死文字”。当前，契丹文十二生肖释读成果显著。本文综述前人成果，整合学界对契丹大、小字十二生肖的释读，重点对比契丹语与中古蒙古语共有词汇，旨在揭示两者语音对应规律，为契丹语系归属提供佐证。“十二生肖”文化历史悠久、影响广泛，从北方旧石器时代岩画、湖北云梦《日书》到东汉《论衡》均有印证，至今影响民间生活。此文化为多民族所用，8世纪突厥碑铭、回鹘纪年法、辽代契丹墓画像及蒙古族纪年体系均有体现。20世纪中后期，学界解读契丹小字地支，解决多数读音问题，但“子（鼠）”读音及部分词源待解，本文梳理成果以期提供佐证。

一、契丹语与中古蒙古语基本一致的十二生肖

契丹文中与中古蒙古语基本一致的“十二生肖”有𐰽𐰺𐰍为“卯兔”、𐰽𐰺𐰍 “辰龙”、𐰽𐰺𐰍 “午马”、𐰽𐰺𐰍 “酉鸡”、𐰽𐰺𐰍 “戌狗”等。下面以每个

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辽朝皇族契丹小字文献解读与民族文化遗产研究”（20BYY189）的阶段性成果。

² 赵突然，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2025 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83

均（2016）已对小字𐰚的发音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𐰚的确切读音为li。不过，依据蒙古语族语言的某些规律，我们暂时将其读作li。而由原字𐰚为结尾的现象与蒙古语族语言有所不同。因此，笔者认为清教授的观点更符合契丹语亲属语言的语音演变规律。

契丹大字中的𐰚、𐰚，表示十二生肖中的“卯兔”。

古突厥文中“卯兔”的读音为tabišyan。古突厥文“卯兔”的首个音节与契丹大字𐰚、𐰚和契丹小字𐰚𐰚𐰚相似，其都以ta为首。而在女真语中“卯兔”的读音为gûlumahai。这与契丹大字𐰚、𐰚和契丹小字𐰚𐰚𐰚的读音相差甚远，词源不一致。维吾尔语中“卯兔”的读音为taβišqan、tavišqan、tošqan。维吾尔语“卯兔”的首个音节与契丹大字𐰚、𐰚和契丹小字𐰚𐰚𐰚相似，其都以ta为首。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契丹语“卯兔”与蒙古语“卯兔”ᠮᠣᠪᠢ为同源词。

（二）辰龙

契丹小字：𐰚（18）、𐰚、𐰚

罗福成根据《郎》，将《宣》册文第26行𐰚𐰚𐰚（实为“𐰚”）释作“壬辰”。契丹文字研究小组（1977）认为《仲》第21行的𐰚和《仁》第11行的𐰚都表示“辰龙”，再根据《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中用汉字给“龙”标的蒙古语读音为“禄”，因此将𐰚、𐰚的读音拟为lu。清格尔泰（1997）通过对照契丹文资料与汉文资料得知契丹小字𐰚表示“龙”，且该字在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𐰚 [ŋim siŋ kuaŋ lu tai fu]（银青光禄大夫）等汉语借词中，亦读作“lu”，与蒙古语 𐰚 luu（“龙”）的读音一致。此外，吴英喆（2024）提出，𐰚和𐰚均为代表“辰龙”的契丹小字。根据𐰚中的𐰚读音由u演变为ug，因此将𐰚的读音拟为 luk。

目前关于契丹小字“𐰚”的读音争议，主要集中在其应读作luk还是lu的这一问题上。对此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表示汉语借词“禄”的契丹小字𐰚仅在《仲》第21行中出现。如：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𐰚 《仲》21

银 青 光 禄 大 夫

ŋim siŋ kuaŋ lu tai fu

由于契丹小字《仲》刻写于金代（1150年）。代表汉语中古音的《切韵》成书于隋仁寿二年（601），原本已佚，所以目前人们研究中古音系，皆以现存最古的韵书《广韵》为据。《广韵》成书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广韵》是根据《唐韵》而作的，《唐韵》又是根据《切韵》作的。代表汉语近代音的《中原音韵》成书于元泰定元年（1324）。金代《仲》与《切韵》相差549年，而与《中原音韵》仅仅相差174年。

据以上所述，笔者认为此时期“禄”的读音应更接近于近代音。据汉语音韵学家们的研究，汉字“禄”在不同时期的读音为具体如下：

禄	上古音	中古音	近代音	现代音
	lɔk④	luk④	lu④	lu④

据此，笔者推测这一时期的“禄”可能已读作lu。

这一推断，在契丹小字文献中得到了印证。在辽代契丹小字碑刻中音译汉字“禄”的契丹小字有𐰺𐰆、𐰺𐰆。下面主要探讨𐰺𐰆和𐰺的关系，具体例子如下：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南》1
 崇 禄 大 夫
 ʈʂuŋ luŋ tai fu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太》2
 银 青 崇 禄 大 夫
 ŋim siŋ ʈʂuŋ luŋ tai fu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宋》2
 银 青 崇 禄 大 夫
 ŋim siŋ ʈʂuŋ luŋ tai fu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天》1
 金 紫 崇 禄 大 夫
 kim tsi ʈʂuŋ luŋ tai fu

很明显，音译汉字“禄”的小字在辽代契丹文献中写作𐰺𐰆，但在金代文献中末字𐰆已脱落，仅写作𐰺。因此笔者推测，这与汉语入声韵尾g的脱落有关，即𐰺的读音应为 lu。

以𐰺𐰆音译汉字“禄”的例子如下：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道》2
 银 青 崇 禄 大 夫
 ŋim siŋ ʈʂuŋ luŋ tai fu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宣》2
 银 青 崇 禄 大 夫
 ŋim siŋ ʈʂuŋ luŋ tai fu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𐰺𐰆 《故》2
 金 紫 崇 禄 大 夫

kim tsĩ tʃuŋ luŋ tai fu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涿》1
 师 金 紫 崇 禄
 ʃĩ kim tsĩ tʃuŋ luŋ

𠂔、𠂔二者的读音应相同，均在辽代契丹小字文献中音译汉字“禄”，而金代契丹小字文献中尚未见以该二字音译汉字“禄”的情况。据此，𠂔、𠂔二者读音应相近。因𠂔读作l，所以𠂔应读作lu更合适。

契丹大字中的𠂔，表示十二生肖中的“辰龙”。

女真语中“辰龙”的读音为muduri。这与契丹大字𠂔和契丹小字𠂔的读音相差甚远，词源不一致。而契丹大字𠂔和契丹小字𠂔的读音与蒙古语 𠂔 lu:相同，其词源与蒙古语一致。维吾尔语中“辰龙”被“鳄鱼”所代替，其读音为ulw (ulu)、luw (luu)、häjdär、beliq。维吾尔语“辰龙”的个别时期的读音与契丹大字𠂔和契丹小字𠂔相同或相近。

(三) 午马

契丹小字: 𠂔 𠂔

1973年，郑绍宗对《仲》进行考释，将𠂔 𠂔释作“午”。契丹文字研究小组（1977）根据𠂔 𠂔中𠂔的已知读音[m]，与蒙古语 𠂔 mori中的第一个字母读音相同；因此𠂔的读音很可能也与蒙古语的读音相同，于是暂定𠂔的读音为ri。清格尔泰（1997）从付用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兵马都监）判断𠂔读作m。

刘凤翥（1983）认为𠂔 𠂔的音应为muri，推断𠂔的音为mu；其发音与蒙古语、女真语和达斡尔的发音相同。另外，唐均（2016）认为契丹文中的𠂔 𠂔既有mori“午马”的含义，也可表示“弥里”（河流）。

由于𠂔在契丹语的汉语借词和民族语词当中均常见，如：𠂔 𠂔（密）、𠂔 𠂔 𠂔（庙）、𠂔 𠂔（金），则其读音经历多次验证。根据𠂔 𠂔在蒙古语 𠂔 mori的读音，将𠂔拟音为ri，也在后期解读𠂔 𠂔（名讳、称号）、𠂔 𠂔 𠂔（称号、等级、宰相）、𠂔 𠂔 𠂔（梯里己）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验证，可知契丹语𠂔 𠂔之读音应为 mori 或 muri。

契丹大字中的𠂔，表示十二生肖中的“午马”。

古突厥文“午马”的读音为at、yont。古突厥文“午马”的读音与契丹大字𠂔和契丹小字𠂔 𠂔的读音可能没有关系，词源不一致。女真语中“午马”的读音为murin。契丹大字𠂔和契丹小字𠂔 𠂔的读音与女真语的murin很相似，可能是由于n的脱落而形成的。维吾尔语中“午马”的读音为yund、at。维吾尔语“午马”的读音与契丹大字𠂔和契丹小字𠂔 𠂔的读音可能没有关系，词源不一致。

(四) 酉鸡

契丹小字: 𠂔 𠂔 𠂔

罗福成根据汉字《宣》第4行（实为“第3行”）的“維大康元季歲次乙卯十一月己未朔三日辛酉”，将契丹小字《宣》第4行𐰽𐰺𐰾𐰏释作“辛酉”。契丹文字研究小组（1977）对𐰽𐰺𐰾𐰏之三个原字的拟音为：𐰽为d，𐰺为xəi，𐰾为a，认为𐰽𐰺𐰾𐰏与蒙古语 ᠲᠠᠬᠢᠶᠠᠳᠠᠬᠢᠶᠠ (tahiya-a~dahiy-a)的读音吻合。刘凤翥（1983）根据“殿”𐰽𐰺𐰾𐰏得知𐰽为带音节的d，则推出“酉鸡”𐰽𐰺𐰾𐰏的拟音为daha，这与女真语中的“替和”、回鹘语中的“塔号”、蒙古语中的“塔乞牙”比较相近。王弘力（1986）认为𐰽𐰺𐰾𐰏的读音为tok-ja。清格尔泰（1997）认为𐰽𐰺𐰾𐰏的𐰽字为t'a或ta，从𐰺𐰾𐰏可知𐰺的读音为xəi或xi，𐰾为a，因而可知𐰽𐰺𐰾𐰏的读音为t'axəia或taxia。

𐰽在契丹语、汉语借词和民族语词中以[t/t']的读音使用的例子有很多，如：𐰽𐰾（通）、𐰽𐰺𐰾𐰏（宫殿）、𐰽𐰾𐰏（故），该读音在多个字词当中得到了验证。原字𐰺，前贤为了避免过度依据汉语借词拟音，由此认为𐰺可拟音为xi或x-xə，若拟音为xi，则𐰽𐰺𐰾𐰏读作[t'axia]；若拟音为x-xə，𐰽𐰺𐰾𐰏读作[t'axa]，不管以哪个音释读，都与元音和谐律相符合。𐰺在前面已被论证过，此处不再重复。𐰽𐰺𐰾𐰏的读音也与蒙古语的 ᠲᠠᠬᠢᠶᠠ taxiya相近。

契丹大字中的𐰽、𐰾，表示十二生肖中的“酉鸡”。

古突厥文中“酉鸡”的读音为taqïyu。女真语中“酉鸡”的读音为tiko。维吾尔语中“酉鸡”的读音为taqïyw、taqayü、taqïyu、taqaw、toxï、tohu。古突厥文、女真语、维吾尔语“酉鸡”的读音与契丹大字𐰽、𐰾和契丹小字𐰽𐰺𐰾𐰏的第一个音节都是以t开头，第二个音节以q / k开头，而其元音有所差别，且第三个音节互相有所出入。因此，古突厥文、女真语、维吾尔语中的“酉鸡”与契丹大字𐰽、𐰾和契丹小字𐰽𐰺𐰾𐰏的读音相近，词源可能为同源。

（五）戌狗

契丹小字：𐰽𐰾

罗福成根据汉字《道》第3行“維壽昌七年歲次辛巳正月壬戌朔十三日甲戌”，将契丹小字《道》第4行𐰽𐰾𐰏𐰽𐰾𐰏释作“甲戌”。契丹文字研究小组（1977）从《辽史·国语解》中的“狗”曰“捏褐”的记载推定𐰽𐰾𐰏的𐰽大致读音为nə，𐰾的大致读音为xəi，与蒙古语中的 ᠨᠠᠬᠢ noxai同源。王弘力（1986）认为𐰽𐰾𐰏并非noxai，而是nəkj“捏褐”。清格尔泰（1997）从契丹文、汉文史料中发现，在契丹语中𐰽𐰾𐰏读作“捏褐”，即nəxəi、noxï，与蒙古语的 ᠨᠠᠬᠢ noxai相似。

原字𐰽出现在“戌狗”和“孝”等字词当中，史籍中记录着二字的读音，并拟音为niə/uən。据《辽史》中“狗”曰“捏褐”的记载且与蒙古语的noxai相近，𐰽释读为nə，而对𐰾的拟音有xi-xəi等两种假设，即noxï或noxo；这两种假设均与元音和谐律均符合。

契丹大字中的𐰽，表示十二生肖中的“戌狗”。

古突厥文中“戌狗”的读音为it。女真语中“戌狗”的读音为indahûn。维吾尔语中“戌狗”的读音为it。这与契丹大字𐰽和契丹小字𐰽𐰾𐰏的读音可能没有关系，词源可能不一致。

188

即实(1986)从达斡尔语虎[nɔjin-gurə:s]受到启发,认为[nɔjin]在蒙古语的意思为“王爷、统治者”;在达斡尔语的意思为“官吏、主人”;且在蒙古语、达斡尔语中[gurə:s]意义为兽,可知[nɔjin-gurə:s]则是兽王的意思;又提出表示“可汗”的𡗗𡗗被宋人记音为“蕃”,由于用汉字记音,没能表示长音,则𡗗𡗗的读音为[xa:n],因此,同氏认为冬在𡗗𡗗冬中读为[gurə:s],意为“兽”,提出在契丹语中“虎”为[xa:n gurə:s]即“兽王”。

清格尔泰(1997)解读“寅虎”的读音时,首先知道𡗗𡗗的读音为xaya,冬的读音当时尚未确定,各家对冬的读音都有自己的见解。在此,他认为𡗗𡗗冬 xaya:s为𡗗𡗗+冬(𡗗𡗗+𡗗);𡗗(指牲畜)在土族语当中为a:sə、东乡语中为 asuŋ,𡗗𡗗义为牲畜当中的王,音为 xaya.as。

清格尔泰认为史书当中的记载应为“婆珂思”,“婆”对应 𡗗 luu 是毋庸置疑的;“珂”与契丹语的𡗗𡗗“皇帝”对应,在《契丹国志》当中“呵”代表“皇帝”,《仁》中以𡗗 xa 表示“汗”,结合蒙古语与契丹语对应关系中,常常省略n,如蒙古语的“江河”mören 在契丹语中写为“没里”(möri)。因此,蒙古语的“皇帝xayan 在契丹语当中可能说成xaya,确认𡗗的读音为[xa],𡗗的读音为[ya]。𡗗在𡗗𡗗 𡗗𡗗 𡗗𡗗 𡗗𡗗中曾以人名“韩家奴”出现过。“思”则对应契丹语的冬 as,根据契丹语的叠音现象,在xa-ya-as的拼音方式当中,省略冬其 a。

唐均(2012)根据契丹语“寅虎”在史书记载,认为其读音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结合《燕北录》和《说郛·重编燕北录》中的“珂思”,为“寅虎”𡗗𡗗冬拟音为xaya.as;其二是根据《契丹国志·岁时杂记·重九》和《辽史·志第二十二》中义为“虎节、虎季”一词的“必里迟离”汉字记音形式,得出“迟里”可能就是契丹语“月”,则“必里”为契丹语“寅虎”的对译,结合蒙古语中的 𡗗 bars,为其拟音为 bari。

契丹大字中的𡗗,表示十二生肖中的“丑牛”。

古突厥文中“寅虎”的读音为 bars。古突厥文“寅虎”的读音与契丹大字𡗗和契丹小字𡗗𡗗冬的读音都是以as结尾。女真语中“寅虎”的读音为tasha。这与契丹大字𡗗和契丹小字𡗗𡗗冬的读音相差很大,词源不一致。维吾尔语中“寅虎”的读音为bars、yolbars、yolvas。这与契丹大字𡗗和契丹小字𡗗𡗗冬的读音都是以as结尾。

(三) 未羊

契丹小字:𡗗𡗗

罗福成根据汉字《宣》第4行(实为“第3行”)的“维大康元季歲次乙卯十一月己未朔三日辛酉”,将契丹小字《宣》册文第4行之𡗗 𡗗𡗗释作“己未”。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在释读《故》第25行𡗗𡗗拟音为 iæm-a→iæma,发现契丹语中表示“未”的是蒙古语中表示山羊的 𡗗 𡗗。刘凤翥(1983)将𡗗𡗗拟读为ima,《契丹小字研究》(1985)拟读为ema。清格尔泰(1997)在考察契丹小字文献时注意到“未羊”写作𡗗𡗗 ema,读音不似蒙古语表示“羊”的 𡗗 honi,而与蒙古语表示“山羊”的 𡗗 𡗗相近。因此,将𡗗的读音拟为em,𡗗的读音拟为 a。

契丹大字中的𐰽，表示十二生肖中的“未羊”。

(四) 申猴

起初，关于表示“申猴”的写法，学界尚未得知，直至1997年，刘凤翥先生找到了写有表示“申猴”**𐰚𐰆𐰏𐰏**的墓志《迪》。契丹文字研究小组（1977）根据《许》第1、7行“同中令”的已知读音及《辽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中的记载，解读出《许》第13行的**𐰚𐰆 𐰚𐰆**（实为**𐰚𐰆**）**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𐰚**的音值为p；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1977）将原字**𐰚**拟读作o。清格尔泰（1997）根据已知读音，将**𐰚𐰆𐰏**拟音为[pɔ:]或[pʊ:]。吉如何（2024）认为契丹语中的po'o可能为更为古代的形式，满语中的“猿”bonio可能与契丹文的 po'o 同源。

申猴在古突厥碑铭中以 bečīn yīlqi（在猴年）出现并且后期借入到蒙古语当中，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以 bečīnnīn 在不净的动物里表里出现，后来在世俗文献中以生肖名称出现过，渐渐被阿拉伯语的 maymun 所替代。之后正如学者吉如何的提议，满语“猿” bonio 可能是由契丹语中的 po'o 的基础上创制的。

契丹大字𐰽𐰺和契丹小字𐰽𐰺、𐰽𐰺及“申猴”与蒙古语、古突厥文“申猴” bečīn, 词根相同, 应为同源词。维吾尔语、女真语中“申猴”的读音与契丹语“申猴”的读音有一定的差距。满语“猿” bonio可能是在契丹语中的 po'o 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已解读但是词源尚未得到合理解释的契丹文“十二生肖”，如：𐰽𐰺“亥猪”及𐰽𐰺𐰸“巳蛇”。契丹语中尚未完全复原读音的“十二生肖”有𐰽𐰺“子鼠”。

（一）亥猪

契丹小字：𐰺

刘凤翥（1995）在释读《广》的过程中，发现第20行的𐰺字义为“事”。且𐰺亦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已知读音为uei。同年，从喀喇沁旗出土了《永》，并将此消息告诉了清格尔泰。清格尔泰（1997）收到来自刘凤翥的信件，发现新出土的《永》中，契丹小字𐰺亦可表示“亥猪”。即实（2012）对𐰺读音拟为kʷi/kui。唐均（2013）对𐰺拟音为 u(ə)j。

𐰺在契丹小字文字资料中也常常出现。如，𐰺𐰺（圭、国）、𐰺𐰺（水）、𐰺𐰺（内），在释读这些字的过程其读音uei被反复验证。但契丹语“亥猪”𐰺之词源，暂且不能确定。

契丹大字中的𐰺，表示十二生肖中的“亥猪”。

古突厥文中“亥猪”的读音为layzın、tonuz。古突厥文“亥猪”的读音与契丹大字𐰺和契丹小字𐰺的读音可能没有关系。女真语中“亥猪”的读音为uliqen。女真语“亥猪”与契丹大字𐰺和契丹小字𐰺的读音都以u开头。二者都以ui为词根，或许有一定的关联。维吾尔语中“亥猪”的读音为layzın、tonguz、tongguz。这与契丹大字𐰺和契丹小字𐰺的读音可能没有关系。

（二）巳蛇

契丹小字：𐰺𐰺及

罗福成根据汉字《道》第3行“維壽昌七年歲次辛巳正月壬朔十三日甲戌”，将契丹小字《道》第4行之𐰺 𐰺𐰺及释作“辛巳”。即实（1982）根据契丹语中的“卯辰、午未、酉戌”等地支与蒙古语读音相同，推测表示“辛巳”的𐰺𐰺及可能也与蒙古语“辛巳”即“蛇”[mɔgo]或[mogai]相同。而原字𐰺根据汉字“𐰺”即今“圪”的读音拟音为[gə]，及的读音在《契丹小字研究》当中确认为[o]，由此，把𐰺𐰺及拟音为mɔgo。刘凤翥（1983）根据蒙古语中蛇为“抹孩”、女真语中蛇为“梅黑”，及𐰺的拟音为me，𐰺的读音为he或ha、𐰺及中及的读音为ai，推测𐰺𐰺及之音值可能是mehai。清格尔泰（1997）从𐰺及 𐰺𐰺 𐰺𐰺 [so ʃʰəŋ sian]（左丞相）推测及为 o，从𐰺𐰺[ʏa:g]推测𐰺为 g~ga，因此猜测𐰺𐰺及的读音为 mogo。Kane, Daniel. (康丹) The Kitan Language and Script. Brill, 2009:61；𐰺𐰺及*mu-ho-o。唐均（2022）把𐰺𐰺及拟读为muro。陶金（2024）将原本认错的第一个原字𐰺m改为𐰺n，并纠正被带偏的第二个字的读音改正。吴英喆（2024）认为𐰺𐰺及的读音可能与蒙古语中的𐰺𐰺 nuru 相近。吉如何（2024）将𐰺𐰺及拟音为 nuro~noro，认为其来源于蒙古语中表示“麻子、痘斑、鹿糕”的 nörüge 𐰺𐰺和 nüre 𐰺𐰺。

起初人们将第一原字𐰺错认为𐰺，认为及的读音为o，𐰺的读音为g，只有第一个原字𐰺的读音尚未敲定。结合蒙古语中的 𐰺 mogai，认为𐰺的读音为m，同时在表示“一”𐰺金与“第一”𐰺冬余中，也确认𐰺的读音为m。但是后续的研究当中，有学者提出𐰺的读音应为ur而不是g，则𐰺读m也就说不通了。这也说明，契丹语的“蛇”与蒙古语的mogai无关。之后，陶金提出，𐰺𐰺及的第一个原字应为𐰺，因此契丹语中“巳蛇”的读音应为nuro~noro。

契丹大字中的𐰽、𐰾、𐰿，表示十二生肖中的“巳蛇”。

古突厥文中“巳蛇”的读音为yılan。女真语中“巳蛇”的读音为meihe。维吾尔语中“巳蛇”的读音为yılan、ılan。古突厥文、女真语、维吾尔语的“巳蛇”与契丹大字𐰽、𐰾、𐰿和契丹小字𐰺𐰸及之间的读音关系尚未证实，词源是否同源有待进一步考证。吉如何认为契丹文nörüge 𐰺𐰸𐰿𐰾、nüre 𐰺𐰸𐰾与维吾尔语 ilan一词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复杂的语言关联或词源同源的可能性。

（三）子鼠

契丹小字：𐰺𐰸

对十二生肖“子鼠”𐰺𐰸的第一个原字𐰺的读音，学界目前还不能确定。但对第二个字𐰸学界确定该读音为ɣ。罗福成根据汉字《道》第4-6行“粤乾统元年六月庚寅朔二十三日壬子將遷座于永福陵禮也”，将契丹小字《道》第6行之𐰺𐰸 𐰺𐰸 释作“壬子”。即实认为契丹语𐰺𐰸 可能与满语 𐰺𐰸𐰾𐰾 “貂鼠” seke同源，𐰺的音为[sæ]，𐰸在《契丹小字研究》中被拟音为[ɣ]，而即实（1984）将其拟音为[ɣu]，读作sæɣ~ sæɣu。王弘力（1986）认为𐰺𐰸读sarga，与突厥语中[ʃadɣkan]、回鹘语中seqkan、《高昌馆杂字》中的“洗尺罕”及维吾尔语中的sadɣkan 同源。

在契丹文碑刻《耶律天你太师墓志铭》中出现𐰺𐰸一字，表示人名。除此之外，粟特人当中也有以动物名词取名的文化习俗。在甲骨文当中也有“妇鼠”“子鼠”等人名出现。由此可以推断出，在古人眼中，以鼠命名并不晦气。

学界尚未确切得知原字𐰺之读音，而对于原字𐰸，学界根据“尚父混同郡王”𐰺𐰸 𐰺𐰸 𐰺𐰸 𐰺𐰸 𐰺𐰸 𐰺𐰸 中“混”𐰺𐰸之读音（在不同时期为yon-yun-xun），为其拟音为ɣ，该字在民族语词𐰺𐰸（乌鸦）、𐰺𐰸𐰾（子）及动词附加成分当中常出现。

契丹大字中的𐰽、𐰾、𐰿，表示十二生肖中的“子鼠”。

古突厥文中“子鼠”的读音为küskü。女真语中“子鼠”的读音为singe。维吾尔语中“子鼠”的读音为küsgü、sīčqan、küskü、sačqan、čašqan。古突厥文、女真语、维吾尔语“子鼠”的读音与契丹大字𐰽、𐰾、𐰿和契丹小字𐰺𐰸的末尾词根g读音相似。

结论

本文梳理契丹文“十二生肖”研究成果，就其读音与词源得出如下结论：

一、部分契丹文“十二生肖”与中古蒙古语基本一致

（一）契丹大字𐰽、𐰾和契丹小字𐰺𐰸为“卯兔”的读音t‘aulia接近蒙古语taulai，首音节均以ta开头，与女真语差异大，词源可能不同。

（二）契丹大字𐰽和契丹小字𐰺“辰龙”的读音为 lu，而非 luk，与中古蒙古语lu:一致，词源相同；与维吾尔语部分时期读音相近，与女真语 muduri

差异大，词源可能不同。

（三）契丹大字𐰽和契丹小字𐰺𐰺“午马”的读音 mori 与中古蒙古语一致，也可表示“河流（弥里）”；与古突厥文、维吾尔语词源无关，其与女真语 murin 很相似，可能是由于n的脱落而形成的。

（四）契丹大字𐰽、𐰺𐰺和契丹小字𐰺𐰺“酉鸡”的读音接近蒙古语 taxiya，与古突厥文、女真语、维吾尔语读音相近，仅结尾元音有别。

（五）契丹大字𐰽和契丹小字𐰺𐰺“戌狗”的读音与中古蒙古语一致；古突厥文、维吾尔语虽有it这一读音，但词源可能无关，与女真语差异显著。且契丹小字碑刻中“戌狗”可用作人名，与蒙古人命名习惯相近。

二、部分契丹语地支与中古蒙古语有差异，但词源相关

（一）契丹大字𐰽和契丹小字𐰺𐰺“丑牛”的读音un或unj，与蒙古语“乳牛”unijə相近；古突厥文与之词源无关，女真语、维吾尔语均以u为首音。

（二）契丹大字𐰽和契丹小字𐰺𐰺“寅虎”的本义为“兽王”，其读音 xayaas 中“xaya”与蒙古语“可汗”同源；与古突厥文、女真语差异大，而维吾尔语相关读音与之均以as结尾。

（三）契丹大字𐰽和契丹小字𐰺𐰺“未羊”的读音接近蒙古语“山羊”ima；古突厥文、女真语、维吾尔语相关读音与蒙古语“绵羊”相似，因契丹语特指“山羊”，故有差异，印证《北史·室韦传》记载。

（四）契丹大字𐰽𐰺和契丹小字𐰺𐰺、𐰺𐰺及“申猴”与蒙古语、古突厥文“申猴”bečīn词根相同，属同源词；与女真语、维吾尔语读音有差距，满语“猿”bonio或由契丹语po'o演变而来。

三、部分契丹语地支已解读但词源不明，或读音待复原

（一）契丹大字𐰽和契丹小字𐰺𐰺“亥猪”的读音uei，词源未确定；与古突厥文、维吾尔语可能无关，女真语因同以u开头且词根含ui，或许有关。

（二）契丹大字𐰽、𐰽、𐰽和契丹小字𐰺𐰺及“巳蛇”的读音与蒙古语“蛇”无关，可能源于蒙古语“麻子、痘斑”等词；与古突厥文、女真语、维吾尔语读音有差距。

（三）契丹语𐰽𐰺“子鼠”的开头原字读音未确定，末尾拟音为y；古突厥文、女真语、维吾尔语相关读音与契丹大字𐰽、𐰽、𐰽和契丹小字𐰽𐰺之末尾词根g读音一致。

目前契丹文生肖研究虽有推进，但部分原字释读存争议，需学者持续研究取得新突破。

注释

契丹大字文献：

1. 《昌》：《耶律昌允墓志》
2. 《习》：《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
3. 《公》：《故永宁郡公主墓志铭》

4. 《祺》：《耶律祺墓志铭》
5. 《孝》：《萧孝忠墓志》
6. 《北》：《北大王墓志》
7. 《铭》：《故太师铭石记》

契丹小字文献：

1. 《宣》：《宣懿皇后哀册》
2. 《郎》：《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
3. 《道》：《道宗皇帝哀册》
4. 《仲》：《越国王萧仲恭墓志铭》
5. 《仁》：《仁懿皇后哀册》
6. 《奴》：《耶律奴详稳墓志铭》
7. 《清》：《萧太山将军永清郡主墓志》
8. 《庆》：《庆陵壁画题字》
9. 《兴》：《兴宗皇帝哀册》
10. 《许》：《辽国许王墓志》
11. 《故》：《故耶律氏铭石》
12. 《迪》：《耶律（韩）迪烈太保墓志铭》
13. 《广》：《大契丹国广陵郡王墓志铭记》
14. 《永》：《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
15. 《涿》：《涿州刺史墓志》
16. 《南》：《南瞻部洲大辽国故迪烈王墓志文》
17. 《太》：《故太叔祖哀册》
18. 《宋》：《故宋巍国妃墓志铭》
19. 《天》：《耶律天你太师墓志铭》

汉字文献：

1. 《道》：《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

参考文献

- 盖山林. (1989). 乌兰察布岩画. 北京：文物出版社.
- 耿世明. (2005).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即实. (1986). 关于契丹小字的几个问题. 《民族语文》，33.
- 即实. (1984). 解  即其他. 《民族语文》，2.
- 即实. (2012). 谜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即实. (1996). 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即实. (1982). 契丹小字字源举隅. 《民族语文》，3.
- 吉如何. (2024). 契丹语若干地支名称补考，首届十二生肖文化研究论坛上宣读，上海，中国.
- 刘凤翥、周洪山、赵杰、朱志民. (1995). 契丹小字解读五探及其他. 《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刘凤翥. (1983).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 《考古学报》, 2.
- 刘凤翥. (2014). 契丹文字研究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 (1977).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 《内蒙古大学学报》, 4.
- 清格尔泰. (2010). 关于契丹小字地支的读音. 《清格尔泰文集》(第5册·契丹文字研究).
- 清格尔泰. (1997). 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十二支. 《韩国阿尔泰学报》, 12.
- 清格尔泰. (2010). 清格尔泰文集(第5卷). 赤峰: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 (1985). 契丹小字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 (2017). 契丹小字再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齐木德道尔吉. (2023). 《女真译语》音系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唐均. (2012). 契丹大字“寅虎”读音考. 《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 2.
- 唐均. (2016). 契丹文“卯兔”论. 《青海民族研究》, 2.
- 唐均. (2022). 契丹语“巳蛇”解读检讨. 《中国文字研究》, 36.
- 唐均. (2013). 契丹语“亥猪”考. 《华西语文学刊》, 8.
- 陶金. (2024). 契丹语蛇语源新探. 首届十二生肖文化研究论坛上宣读, 上海, 中国.
- 王充. (2015). 论衡. 湖南: 岳麓书社.
- 王弘力. (1984). 对《契丹小字字源举隅》的几点商榷. 《民族语文》, 3.
- 王弘力. (1986).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 《民族语文》, 4.
- 吴英喆. (2024). 契丹文十二生肖释读现状. 首届十二生肖文化研究论坛上宣读, 上海, 中国.
- 吴英喆. (2007). 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 《汉字文化》, 3.
- 杨耐思. (1981). 中原音韵音系.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伊斯拉非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 (2009). 维吾尔十二生肖文化源流考, 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80华诞纪念文集》.

Abstract

The “Twelve Zodiac”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Relevant rock painting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living areas of northern nomadic peoples, proving that this culture has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in various fields since the Paleolithic Age. The Khitan, an ancient northern nomadic people, established the Liao Dynasty (916-1125) in the early 10th centu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Yelu Abaoji. In Liao Dynasty Khitan tombs, statues and animals of the Twelve Zodiac are often seen on the murals of the tomb ceilings, the unearthed epitaph covers, and the sloping surfaces around the mourning register covers. Inscriptions in the Khitan large and small scripts confirm that the Khitans used the Twelve Zodiac to represent the earthly branches,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five-element heavenly stems, formed a complete cyclic chr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At present,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phased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Twelve Zodiac” in Khitan inscriptions,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over the pronunciation and etymology of relevant character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puts forward personal opinions on these issues.

Key words: Khitan script; Twelve Chinese Zodiac Signs; inscriptions; Middle Mongolia